論語徵

九

六

口 12
3301
3

門口12
3301
3

論語徵戊

日本　物茂卿　著

子罕言利絕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
必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舊註利命仁皆孔子
所罕言是八字一句中間不絕失於辭矣且聖人之
道安民之道也而敬天爲本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命與仁君子所
以爲君子孔子豈罕言之哉何晏以來諸儒不得於
辭而强爲之解不可從矣至於程朱謂命爲天道賦
物之理仁爲本心之德以成其罕言之義是自其家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學古時所無也夫聖人安民之道天下莫利焉舜三事利用厚生居其二易大傳曰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而孔子罕言者何蓋聖人智大思深能知眞利之所在於是爲天下後世建之道俾由此以行之後王後賢遵道而行不必求利而利在其中若或以求利爲心凡人心躁智短所見皆小利耳其心以爲利而不知害從之矣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無見小利大學曰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夫心躁則不知命知短則不知仁舍命與仁唯利是視所以蹈禍故孔子與

命與仁立之防也原思琴張之徒熟視而深識之所錄如此章豈後世所能及哉世有以此章與孟子梁惠王首章並按嚴於義利之辨者甚乃至以大學以義爲利謂戰國術士啗人以利之言豈哉知孟子時百家競興以功利立說故孟子應聘初謁之日以此一言杜絕管商之流以明唐虞三代之德要之爭宗門之言是孟子所以爲儒家者流之祖非復孔氏之舊也大學之言果啗人以利乎則孟子亦何曰安富尊榮安富尊榮非利而何夫天下熙熙爲利而來凡人之大情也人之爲道而遠人豈足以爲道乎道而

不利民亦豈足以爲道乎孔子所以罕言之者所爭在所見大小而非聖人之惡利也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後世儒者不知道又不知義而謂道者當行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其所謂道義皆取諸其臆不過其所創天理人欲之說耳是其源佛老之習淪於骨髓視聖人若達磨惠能乃曰唯見義理所在而利害非所問焉其究必至於離世絕物槁死於山林而後充其蚯蚓之操悲哉是又讀此章者所當識也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後註家因之然曰巷曰黨達巷豈黨名乎如儀封人封人是官名其人以官行故不著姓名黨人豈官名亦豈與春秋人微者一例乎且其人能知孔子豈容沒姓名葢疑達巷是姓黨人是名春秋蔡桓侯名封人鄭語字子人齊懿公名商人又有賓媚人魯有公冉務人陳有公孫佗人臧孫氏有漆雕馬人列子有伯昏瞀人可以例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其人能知孔子而贊之也何註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得之尹彥明曰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葢慕聖人而不知者也可謂臆見已果爾何曰大哉

大氏宋儒以知聖人自負而不與人知聖人必欲見貶意此見一生其心不平其失於辭者不亦宜乎且當時所謂博學豈後世胸藏二酉之謂乎止謂博學道藝故孔子承之以射御韓愈未出儒者尚不失古執謂朱子勝何晏乎執御執射如執禮執經之執謂以一藝自名而教人者也後世昧古言何朱皆不識其義故不穩執禮見戴記執經見開元禮孔子於六藝而取乎射御於射御而又取乎御蓋禮樂道之大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書數府史胥徒所先故君子不任是其所以取乎射御也而射義曰射者射為

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曲禮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師耳

吾從衆吾從下是孔子深知先王之禮也蓋禮雖先王所定然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先王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不為違禮若其有義者則不得不謹守之也故君子曰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仁齋解此章以為聖人

處事之權衡禮豈事之倫哉其人之不知禮也又譏程子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而曰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卽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是其人又不知道也道者古聖人之所建豈謂世俗所爲卽道可乎亦佛氏法身徧法界之見耳且所謂從衆者本謂從儉也儉謂節用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是先王制禮定其度數時旣以財爲之節然世久時移而古之儉亦有今變爲奢者如麻冕是也故孔子從衆爲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後儒不知以禮論之而唯理是言可謂亂道已拜下禮也王肅註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按邢昺疏成字上脫一升字疏云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非矣蓋禮君若不辭之則再

拜稽首於下而已君辭之則既再拜稽首於下又升而再拜稽首於上朱註曰當拜於堂下則似謂君辭之則不拜於下止拜於上而已然本文不言其為何禮則亦不可識其為何禮已後世僅於燕禮而得其一二故王肅援以解之今學者固執其說而謂孔子語君臣之禮亦鑿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註毋史記作無是也此朱子每執毋禁止辭故云爾殊不知古書毋無通用本無差別也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章乃語化境也不啻孔子凡妙一藝者皆有化境孔子之化其可得見者乃在禮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此章之義也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毋意變則禮從而變前無期待後無固滯故曰毋我何有於唯有先王之禮而已無復有孔子故曰毋我毋固我哉可併証矣大氏一部論語可為後世心學之祖者唯此耳然當孔子時豈有心學哉子思贊孔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形容孔子唯禮耳夫孔子之智豈門人之所能測哉故當時之觀孔子皆在禮也故毋意必固我以孔子行禮解之而後為不失琴張意焉後世儒者不知孔子之道即古聖

人之道。古聖人之道唯禮盡之。其解論語。皆以義理。無憑猖狂自恣。豈不謬乎。且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雖非聖人亦能之。故此章所言。非贊孔子之至者。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乃以其聖德已學者察諸。朱子解意為私意。猶如其解格物。私字重意字輕。可謂妄已。解我為私已。私意私已何別。仁齋又以意為計較。夫聖人亦人耳。豈無計較乎。又解無固曰。唯善是從。無所凝滯。解無我曰。與人同舍已從人是無固無我何別。皆專尚知見而不識聖人之道為禮故殊致不通耳。何曏解毋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猶之可矣。毋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可謂憒憒已。毋我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此其書實不出一手。故四句三意叢然而第一句猶為近古。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朱註道之顯者謂之文。猶之可矣。不曰道而曰文。亦諫辭。夫道之顯者。豈容謙乎。是其意貴隱賤顯貴精賤粗。依然老莊之遺。故有此言耳。仁齋曰。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殊不知承文王既沒之文。文王之文。豈

遺文之義乎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大氏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不能害我也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子語氣不可不察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註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是其意謂太宰疑世稱孔子為聖人故曰夫子世所謂聖人歟果其言之是乎何其多能也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譏己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也然君子多乎以下殊不相應故不可從矣朱註太宰蓋以多能為聖此解得之然太宰知我乎知去聲言太宰豈以我為智者故多能多能非君子所貴焉太宰以聖孔子以智此太宰以智為聖故孔子承之以智不復深辨已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固又相喚文法為爾縱東之反作者之謂聖孔子雖聰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如天束之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朱註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閒暇故得兼習藝觀牢曰則上論為琴張所

錄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去聲何註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可謂善解古文辭已蓋孔子平日答門弟子之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門弟子或以夫子爲隱故孔子又有此言大氏自智者多愛惜其所知不欲輒告諸人孔子自言我豈有自智之心而惜其所知哉鄙夫問於我則竭兩端門人則否教誨之道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如

朱子解豈難事哉何晏何故作此迂曲解當知是非來相傳之說古時之言蓋有之宋儒不識古文辭又蔑視漢儒故弗察耳空空與悾悾同博雅悾悾誠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邢昺曰傷時無明君也得之孔子又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亦此意蓋鳳鳥河圖制作之瑞聖王出則孔子得當制作之任而盡其所學聖王不出孔子不能竭其才所以嘆也祇制作必在革命之世故孔子不欲顯言之乃以鳳鳥河圖言之耳後世儒者昧乎聖字之義故不知此意又歐陽脩破祥瑞之說其言辯而如可觀殊不知

聖人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能識哉宋儒出而古先聖王之道壞矣其禍殆甚於佛老悲哉

子見齊衰者句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句何本見之屬下句非也有喪者多不來見人故以見諸它處爲辭不言斬衰者以輕包重也冕衣裳盛服者也古註曰大夫之服此固然然此非貴爵矣彼盛服來見故起敬不爾何言冕衣裳乎若必以大夫之服而起敬則孔子亦嘗爲大夫以燕服來見何必起敬彼盛服則吾起敬禮當然也瞽者謂師也古者教人以禮樂詔禮者謂之執禮者詔樂者爲瞽者殷學曰瞽宗可以見爾故瞽者爲人師者也故又謂之師孔子所以起敬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爲瞎子之稱故舊註恤不成人非也恤而起敬果何謂乎少去聲雖年少者必起敬朱註或曰少當作坐是必欲以坐對作可謂昧乎古文辭益見齊衰者以見諸它處爲辭故曰過之必趨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以來見爲辭故曰雖少必作是互文見意其實不拘非識古文辭亦不能讀已

顏淵喟然嘆雖無上事載在論語嘆孔子之不可及也宋儒謂嘆道體是所嘆止在高堅前後殊不知包

盡一章矣仁齋謂喜得夫子之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是所嘆止在後文殊不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謂不可及也則高堅前後亦謂不可及何別乎且道體二字古所無也宋儒專尚知見故有此言殊不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即道道即孔子故孔門本無道體之說志道者求諸孔子孔子亦曰吾道一以貫之揚雄曰顏子潛心孔子爲得之矣仁齋昧乎嘆字嘆是嘆息豈容以喜解之乎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見其高而仰之雖仰不見其絶頂故曰彌高用力而求入堅而不可入謂闊奧之不可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朱註恍忽不可爲象本何註然此道體之說終墮佛老仁齋曰不可執之也猶是道體之見殊不知二句謂夫子所爲出已意外也故合四句皆謂孔子之不可及而不易窺已是潛心夫子不如遵夫子之教故次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者博我知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禮在其中此與禮對言則禮特謂守諸已者其實文非外禮而言之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即孔子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同意祇此二句可見顏子隣孔子也

如有所立卓爾見孔子之所立也何註朱註皆得之仁齋以爲見道甚明依舊道體之見已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孔子之終不可及也是顏子深知孔子之所立也如侯氏胡氏以格物致知古今達事變釋博文皆宋儒不知學也仁齋以高妙平實爲說亦子思以後之說也要皆非顏子時意學者察諸又徒潛心孔子雖顏子亦不能學孔子必遵孔子之教而後見其所立則後世學者欲學聖人而不遵聖人之教法徒以其心學之安能得之乎

子路使門人爲臣鄭玄曰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欲字可刪蓋子路既使爲臣孔子病間而悟之故曰久矣哉何註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非矣按後世學者尚義自無此過古之學者尚禮子路亦以禮大夫有臣而欲孔子之葬備大夫之禮耳其過在泥禮而未達豈可深咎乎此不特子路其它門人皆有是惑故孔子深責之所以喻之也後世儒者由此輕視子路亦坐不知古學耳又按是時子路猶在焉則孔子不以此時卒也以此觀之曾子啓手足亦未必曾子以此時卒也而宋儒謂論語記曾子臨終之言未深思耳

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何註蓋亦爾自邢昺以爲善價而朱子因之音嫁殊不知善琴善笛及良農良工一類語常謂賈人未聞貴價謂之善價可謂謬矣求良賈謂求先容之人也待賈亦待人之先容也甚當求價待價語殊未穩且鄙俚甚豈君子之言乎且聘禮執玉必有賈人從之是玉難識故必待賈人古之道也按蔡邕石經沽諸沽之哉皆作賈可見賈發乎聲卽沽已

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引東夷傳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麗滿節鬼卽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仁齋因之又疑爲 日本此自諱言不容辨說竊疑九夷必是一夷猶如大湖名五湖不爾欲居九夷何其言之漫也且此必孔子經過其地因欲居之不爾當欲適九夷而曰欲居其非遙望者審矣贛榆有孔望山相傳孔子適郯登此乃東夷地恐是卽九夷君子屈之何陋之有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文意極是仁齋乃謂東方有君子國故曰君子居之而不容孔子自稱君子以濟其諛殊不知何陋之有語意不相承適見其不識文辭已且君子士大夫通稱孔子未

嘗避之但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指人君耳若夫　吾邦之美外此有在何必傳會論語妄作無稽之言乎夫配祖於天以神道設教刑政爵賞降自廟社三代皆爾是　吾邦之道即夏商古道也今儒者所傳獨詳周道遽見其與周殊而謂非中華聖人之道亦不深思耳自百家競起孟子好辯而後學者不識三代聖人之古道悲哉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風唯二南與頌同豳風有雅頌其它皆徒歌此言雅頌則南豳在其中矣故此章主樂言之益先是雅頌之聲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朱註不識此義詩樂並言非也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此益古來相傳之說後儒不識妄作新解豈不謬乎仁齋論此章而謂雅頌之叙它人或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人則否德隆則言傳司馬遷輩以著述視聖人而未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此誠奇論然其人好奇而昧乎事要之理學之歸耳殊不知孔子之前六經無書書唯書耳故謂之書詩存諷咏禮樂皆在人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周流四方。訪求具至。然後門弟子傳其書。故戴記云。士喪禮於是乎書。可以見已。然其在人者。非孔子孰識其眞。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雖有堯舜禹湯文武。微孔子其道泯滅弗傳。所以傳者。以孔子也。後儒不察。妄謂孔子之前。亦有六經。孔子刪述而已。又孔子而後。諸子紛然著作。皆倣孔子。而其書汗牛充棟。籍是仁齋輩輕視著作者。不識孔子之世。徒以今世視之故也。且其人獨尊論語而輕六經。坐是不欲獨以刪述稱孔子。可謂强已。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古註無解。朱子以爲孔子自謙之言。此不知而妄爲之解者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語勢正同。朱子乃以爲與入則孝出則弟同義。果爾何無孝弟之字。且公卿連言。乃王國之辭。若在魯。則公是君。卿是臣。豈容連言。蓋論語之書。門弟子以意記之。故有有序者。有無序者。如三子言志章。序其事甚詳。其它有所爲之言。及如此章。省略無序。是本出門弟子一時筆。故千載之下。難識其所由者極多矣。如此章。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之言也。出則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

之禮之在喪品節甚詳由之而行自然不敢不勉獻酬之禮終日百拜自然不為酒困皆無容我力禮之力也故曰何有於我哉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何註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邢昺疏孔子感嘆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漢至六朝詩賦所援皆止斯義無復異說蓋孔子嘆年歲之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或於學或於事親或於拮据國家皆爾至於宋儒始以道體解之殊失逝字義是其人昧性理談精微欲於論語中見斯意而不可得矣故穿鑿為之爾且其意謂嘆年歲之不可返者常人之情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當有此嘆也吁聖人亦人耳豈遠人乎且固執中庸之言乎則聖人之喪親豈自得乎故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中庸乃言道之無不可行耳夫宋儒道體之說乃據易乾健及中庸至誠無息而引誠者天之道也以成其說是已夫健以釋乾耳豈可以盡於天乎健特天之一德也設使天唯以健為其德則天之德亦小矣哉中庸之誠性之德也性稟諸天故曰天之道也本非以誠為天之德矣至誠無息亦謂習以成性則無息已子思之意在語學問之道而不論天道

也宋儒之學理氣耳貴理而賤氣有生滅而理無生滅是其道體之說豈不佛老之遺乎又謂氣有形而理無形故以道之緊然者皆為氣之所使而欲執一無色相者以御之是其道體之說所以興亦豈不佛老之遺乎至於仁齋引孟子以求勝宋儒亦豈識逝字乎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豈果無好德之人乎子謂南容尚德哉若人可以見已故此有所為之言朱註引史記為是但好德者好有德之人也後儒不識古言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鮮能字本諸中庸分明失之古來好色之君不好賢好賢之君不好色二者每每相反自然之符也故孔子云爾大氏孔子之言多為人君言之者焉後世窮措大之解遂失之爾

譬如為山蓋孔子解書之言詩書禮樂先王四術孔子當有解詩書之言其自言亦多稱引古語觀顏淵仲弓請事斯語可以見已故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人多不知此意此下五章以類錄之

四十曰強仕五十而爵故四十五十德立名彰之時也

法語之言。先王之法言也。謂之語者。如樂語合語之語。巽與未詳。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為人君而言之。欲其不侮匹夫匹婦焉。後儒不知。誤謂欲學者之立其志。能伺哉。

不忮不求。當別為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是別事已。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也。故聯而記之。俾學者知孔子教育英材之意。朱子不知。而謂孔子引詩而美子路。非也。是道也。指詩而言。猶云此詩未足以為臧也。與下未之思也同例。益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一言片句。皆稱為道。古言為爾。自老氏說大道。而後儒者特拈道字尊大之。其意非不美矣。然古言終微。如三年無改父之道。道字學者難其解。亦坐不識古言故也。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乎。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新註無解。故特標之。世主多悅小人之易使。而謂君子不必勝人。故孔子有此言。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孔子稱成德之人也。朱註以為學之序。蓋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達德與

此不同達德者謂德之通衆人皆有之者非謂知者仁者勇者也或以此知者在先仁者在次為說是據安仁利仁而固執仁者優知者耳殊不知德各以性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已夫仁知皆大德故有時乎知在仁上或可固執乎如管仲固孔子許其仁然非桓公知而任之安能成其仁桓公為管仲君是知之德亦大矣豈必亞仁大氏宋儒不知孔子之道為先王治天下之道故其論仁知亦不知從治天下上起見所以鑿也知者所見明是以不為物眩惑故曰不惑朱註明足以燭理仁齋曰達理理學哉夫言理則雲有事有人情有時勢豈理之所能盡乎仁者不憂朱註理足以勝私是其渾然天理之說耳仁齋曰仁者心寬故不憂可謂不識其解已夫仁者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故仁人以安民為心以安民為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義本諸孟子誠孔門傳授之說也後儒不知仁為安民之德而安民本於敬天故於仁者不憂不得其解耳勇者不懼無須乎解仁齋曰善斷故不懼一端哉

可與共學謂信道者也未可與適道謂雖信道其志止一經一藝者也可與適道者謂其志大而求至於

先王之道者也立如三十而立謂學之成也權如四十曰彊發謀出慮謂成而能用之也如程子篤志固執而不變楊氏知時措之宜皆不知倫之言耳宋儒以權爲聖人之大用仁齋先生譏之是矣又引孟子譏漢儒反經合道而謂權當以禮對亦是矣祇如謂經卽道也殊未然蓋經者以持綱言是道之大綱處如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至於以湯武放伐爲道者則大不然矣何者湯武聖人也聖人者道之所出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猶畏之況其所爲乎故孔子而上無論聖人者夫湯武者開國之君也開國之君配諸天舉一代之人尊而奉之孰敢閒之戰國時諸子興而後有非薄聖人者是天下之罪人也孟子生其時欲以口舌勝之遂有誅一夫紂之說湯武豈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謂我道之祖務欲分疏其爲聖人是其過也爾後世有論湯武放伐者昉孟子也故漢儒以爲權仁齋以爲道皆僭妄已

唐棣之華朱子別爲一章引晉書偏作翩爲是子曰以下孔子解詩之言古之解詩豈解其辭哉詩辭豈難解哉觀此章則於古人學詩之方思過半矣

恂恂如王肅曰溫恭貌莫以尚焉朱註信實之貌此

以心言不如以外貌之勝且觀大學恂慄連言則訓恭為是朱註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本諸邢疏今人多以祭祀釋禮法豈超祭祀乎如下文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廟凡禮多行諸廟者且祭祀豈尚言語乎皆不知禮之失也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閻閻中正之貌亦莫以尚焉朱註侃侃剛直也閻閻和悅而諍也閻閻之解與中正或同至於以侃侃為剛直蓋未解其意何則下大夫孔子儕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卿當稟事故中正而無所阿也上大夫而和悅下大夫而剛直大似勢利之人孔子豈然乎又如閔子閻閻冉有子貢侃侃閔子齒尊且中正可以見德行也冉有子貢齒卑齒卑者儕輩自伍獨推尊者使先生言故和樂耳舊註亦極是

邢昺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國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

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鄉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倭伯立當前疾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邊迤西北並東鄉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鄉立擯在主人之南邊迤東南立並西鄉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末擯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鄉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

十步上擯出閾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還迎
如君自相見也而未介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
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聞南揖賓賓
亦進至末介聞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
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
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
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
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
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

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
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
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右邢疏之
文如此但曰侯伯立前疾胡下者裁大行人職與鄭
註之文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註曰前疾謂駟馬
車轅前胡下垂在地者賈公彥疏曰謂若軨人軨滾
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按軨人職曰凡探軨欲其
孫而無弧深弧音胡木弓也又曰軨欲弧而無折此
謂軨之曲處似弓者為弧鄭註胡即弧也是邢昺不
善裁之失已邢疏又曰其君當軫軫即軓之誤也大

行人職鄭註曰王立當軫則實豈得當軫乎邢又曰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非也聘禮鄭註曰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實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可以見已邢又曰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按聘禮無旅擯之文司儀職有交擯有旅擯旅擯鄭註曰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陳擯位不傳辭也交擯鄭註曰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邢昺時理學未興故猶引禮釋之然其說粗鹵已不及賈公彥輩也程朱出而禮樂掃地故今學

者徒讀新註至此等章茫然不識其所言之意矣又按介擯之間所以相去三丈六尺者聘禮註曰門容二轍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賈疏曰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尺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今按周一尺直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二丈四尺為一丈七尺二寸八分三丈六尺為二丈五尺九寸二分

實不顧矣是聘禮之文也古人之言皆有方言可以見已邢疏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

送賓不顧鄭註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
友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朱註曰紓君
敬也可謂不知禮已學者熟玩禮而後論語可得而
言焉不然其不任臆自恣者幾希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
焉如恐失之與此相類彼以聘執圭言之故曰如恐
失之此則泛言之故如不容孔安國曰斂身盡之矣
曰鞠躬如也可見形容之言後世儀註以鞠躬為拜
揖一類贊唱曰鞠躬拜興可謂謬已大氏後世之禮
多不與古同者如拜稽首稽顙自周禮鄭玄註既失
蓋秦以後之禮已予徵諸荀子乃得古拜禮併及此
焉立不中門邢昺曰中門謂棖閾之中央君門中央
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橛棖閾之中是尊者所立
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按玉藻曰閨門則闑門
左扉立于其中是立者尊右坐者尊左故也曲禮曰
為人子者立不中門註不敢當其尊是以私門言之
邢據此等之文已祇棖為門橛橛者行馬也為誤爾
雅曰橛謂之闑棖謂之樧方言曰棖隨也註棖柱今
相隨也則今之貼方也字書闑為門梱閾為門樧橛
為門梱皆非矣棖者門兩旁長木闑者門中央短木

儀禮註疏有東闑西闑蓋闑所以止扇扇有二故闑亦有二註疏猶多可采其說當是又按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是不唯立不中門凡出入皆然玉藻又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是謂君朝它邦時大夫從君後君中門故大夫亦中門也行不履閾邢疏曰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包咸曰過君之空位邢疏曰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按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是邢疏以路門內言之按聘禮記曰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註引論語升堂鞠躬如以下益聘禮記之發氣乃以嚮升堂時屏氣也復其位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益復訓踐踐君之空位故踖踖不

寧朱註以爲已之位是泥其字耳殊不知古文辭不若是拘拘也就已之位蹴踖殊爲無意謂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蓋沒階趨者退也豈得謂之進乎

執圭鞠躬如也是諸侯聘之事使大夫執圭以通信其禮先聘次享次私覿聘者致命授圭聘于夫人以璋無幣故曰圭璋特達享者束帛加璧庭實虎豹之皮享于夫人以琮覿者奉束錦執馬君醴賓有籩豆俎醯三者皆一日行之聘享公事覿私事故曰私覿爲人臣者無外交但由使而見古有此禮也次君

送賓饔餼次問次面問者賓以其君命致束帛四皮于主國之卿公事也面者賓自致儷皮四馬私事也次饋夫人送之如饔餼次壹食再饗主君烹大牢以飲賓也次主國大夫饗賓次還玉謂還其圭璧璋琮也次公館賓主君詣賓館訪之也然後賓行其詳見于聘禮今學者唯讀論語註而不知其顛末故畧言之爾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右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私

覿愉愉焉出如舒雁又曰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皆與論語互相發但入門皇註皇自莊盛也非矣與下文入門主敬及論語鞠躬不合皇當是惶古字通用升堂讓註謂舉手平衡也非矣此經所謂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是也將授志趨註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疏以徐趨解之卽曲禮所謂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又所謂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玉藻所謂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是也授如爭承註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疏謂敖東楹授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也下如送疏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非矣授如爭絕句既授圭不敢放手其狀如爭物然也承下如送絕句既放手而猶以手承于下君旋則隨旋其狀如送然也君還則退還音旋如周還折還之還君轉身畢而後退皆爲重玉恐其失墜故也鄭註引論語此文其意以升堂讓爲上如揖以下如送爲下如揖故論語鄭註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那疏曰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皆非矣凡升堂下堂禮皆以升下言之其以

上下言之者未之有也且下文別有下階則其誤可知已朱註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得之祇徒言高卑而不言所以高卑則似執圭時或有高卑為粗已夫執圭時高時卑可謂不敬拂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是如揖也執國君之器則平衡是如授也發氣焉盈容即論語有容色也私覿愉愉焉以其有醴賓之事也今學者徒以聘享覿禮有輕重解之粗也夫私覿亦禮也非與其君有素也其所以愉愉者為其不執玉又有醴故也享亦執璧以其非命圭故發氣焉盈容是其鞠躬容色愉愉之

差皆以玉也又按何註享用圭璧非也享用璧而已矣又按何註享獻也是釋詁之文益圭璋璧琮它日皆還之祇束帛四皮則不還故古者以獻訓之學者多疑故詳爾又按享諸儒皆許反則聘享壹食再饗其在當時言之者何以別之因考易亨虛庚反訓通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岐山皆訓通殊不成意義益此皆聘享之享古作亨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觀其會通行其典禮皆聘享之享也五禮吉凶軍賓嘉聘享在五禮為賓然如左傳子貢論執玉高卑而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是或稱賓禮為

嘉。故曰嘉會。兩國之所以合禮。故曰足以合禮。聘享以通萬國。故訓通其音當依易。虛庚反。食饗之饗許兩反。然後二者音不相混。在古當爾。其在文古虛庚反者作享。許兩反者作饗。而虛庚反者借享。遂致併誤其音爾。學者審諸。又按此章孔子言禮也。非記孔子之事也。朱子為是。仁齋先生乃不信春秋經傳。固據此篇記孔子之行。而謂孔子必有聘鄰國之事。可謂執拗已。下文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其非皆孔子之事者。豈不章章乎。那曷陋儒。以君子為孔子。仁齋又以為衍文。夫不信六經而信論語。猶之可矣。至於論語不與己合者。則斥為衍文。是論語亦不足信而唯己是信。豈不橫乎。仁齋又曰。聖人之一身。動容周旋。自中於禮。故門人審視熟察。則倣玆式傳。以為禮。若前篇所記。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及此篇所記。今多見于禮記。皆為是也。蓋自孔子發之。非盡舉古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深考耳。此仁齋先有此見。橫其胸中。種種強詞由此而出。夫禮者古聖人之所作。孔子學之。故曰問禮於老聃。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語先王之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語

孔子也。夫孔子學古聖人之道以成其德。是以先王之道即孔子之行。孔子之行即先王之道。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何則。其所言與其所行一也。故門弟子作論語。既記孔子之所行。又記孔子之所嘗言。無復差別者。爲是故也。則所謂雜記曲禮者。庸何傷乎。仁齋乃固執論語爲孔子語錄。鄉黨一篇必記孔子之行者。獨何心哉。其說至於色斯舉矣而一窮焉。至於邦君之妻而再窮焉。且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何謂也。謂中於先王之禮也。中也者。喻諸射。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其心所不知覺而自然合於禮。故曰盛德之至。若以爲非先王之禮。則亦當如宋儒之說。以天理節文解之而後其義始通矣。是其人識宋儒而終不能出於宋儒之範圍。吾謂之理學者流。豈不然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安國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朱註脫袖字。粗鹵矣。邢疏引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今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

出何書按觀於下文齋必變食居必遷坐則齋之所用它不用之所以重齋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王肅曰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朱註因之然當孔子之時朝祭之服皆有先王之禮故不須言褻服獨宜若從俗然故云爾此本文所以止言褻服而義自足也王朱及於朝祭之服可謂不知孔子之時爾夫朝祭服一依禮何得謂是正色是間色而以已意取舍之爲哉且玉藻玄冠紫綪自魯桓公始也註益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此間色亦非不用已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按曲禮曰袗絺綌不入公門註袗單也爲其形褻此與論語正同故表謂加上衣出之謂絺綌之末見于外猶如衣裘之相稱然玉藻疏載皇氏之說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可以見已朱註先著裡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引詩蒙彼縐絺可謂不知禮矣所引君子偕老婦人之詩也它如碩人詩衣錦褧衣丰詩裳錦褧裳皆豈君子之服乎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曰服皆中外

之色相稱也邢疏謂中衣外裘非也蓋中指裘外指衣何則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取其色稱者爲裼故也郊特牲曰丹朱中衣而古外衣無朱可見中衣不拘已邢又曰緇衣羔裘朝服也而引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爲是素衣麑裘視朔之服也而引鄭玄論語註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而引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爲是又按玉藻孔穎達正義載皇氏之說云先加明衣次加中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褞夏則不袍褞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褐衣褐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論語邢疏又引之按明衣齋時所用豈祭朝用之乎司服職云祀昊天大裘則祭服無裘者亦非矣褐衣上加朝衣亦經傳所無不可從矣

心有寢衣孔安國曰今之被也程子以爲當在明衣布之下觀必有字則程子爲是

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朱註狐貉毛深

溫厚私居取其適體仁齋乃曰柧貉毛深而溫在家主溫故厚為之豈謂以為褥邪則倭人不識居字也

去喪無所不佩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朱註鶡冠之屬亦皆佩也此據本文無所不孔安國備字而遂及鶡冠之屬耳然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是喪所不佩者主玉以其有聲似樂也則無所不佩亦謂朝祭及見賓客皆佩耳如鶡冠乃子弔事父母之禮豈君子所必佩乎升庵文集引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鶡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是亦自旁人言之豈孔子自謂乎

羔裘玄冠不以弔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可謂善解已朱註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非也豈禮所無而孔子為哀其死故然乎宋儒不問禮動求諸心安哉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

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註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按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亦謂之朝服也邢疏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可謂善解已朱註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臆說哉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孔安國曰改常饌易常處朱子曰謂不飲酒不茹葷其說本於莊子莊子古書可以

徵已然齋之變食不唯此耳膳夫職曰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齋曰三舉玉府職曰王齋則共食玉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弔陸氏樂音洛按此曰王齋日三舉則天子之齋日三大牢又有供玉屑之事但不奏樂不飲酒不茹葷爲異耳群下之齋未聞也然亦當盛饌此所謂變食也朱子唯以不茹葷不飲酒解之可謂昧乎古已但曲禮之不樂陸氏音洛者乃據三舉之文誤以爲舉樂故也祭統曰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可以見已大行人

職食禮九舉註鄭司農曰舉舉樂也鄭玄曰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賈疏曰先鄭云舉舉樂也者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為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為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此賈公彥亦不知鄭玄之意蓋禮舉牲體者多奏樂是舉牲奏樂多相仍也故左傳云爾然諸經之文舉自舉奏自奏如膳夫職亦唯曰以樂侑食而不曰舉又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亦不曰舉可以見已且以舉為舉樂則曲禮祭統不與膳夫職合於是知漢儒精禮後世不能及焉居必遷坐居者燕居也燕居必不沿齋時之坐所以遠齋也所以不言齋遷坐者齋以立為主故也又按所謂葷者世多以五辛當之非矣五辛之名出于浮屠爾後醫家道家亦有之亦倣浮屠者已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荊於大夫去荊於士去葷鄭註云膳美食也葷桃荊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荊茨蒚也葷或作葥士相見禮之記膳葷請退可也註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古文葷作薰此葷辟惡之物凡芬芳之類皆謂之

葷故或作葷豈惡其穢乎檀弓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姜桂之謂也註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通雅引此以爲葷是矣所以齊不茹葷不飲酒者以其芬芳奪人意故也何註連下不多食爲皆齊之事而曰姜辛而不臭故不去非也後人又據何註臭字而疑齊忌臭穢故不茹葷殊不知臭字在古爲五臭總稱其臭如蘭可以見已

食饐而餲孔安國曰饐餲臭味變釋器曰食饐謂之餲是饐餲無別未知本文何故加而字也朱註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未知何據魚餒而肉敗肉謂牲肉非謂魚之肉也不時鄭玄以爲非朝夕日中時非矣朱註爲是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鬻於市故君子不食也食饐臧曰食饐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疏曰雖以王爲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蓋天子敬天故攝養其體以共天職君子大夫雖賤乎其所以共天職乃不殊故古有此禮論語食饐以下亦當

以是意觀之
不得其醬不食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此舉一例
其餘已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
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何晏無解朱註以爲飯之氣此
甚似後世文辭邢疏曰氣小食也是解氣爲饋蓋邢
昺時他古註尚存而昺取其說耳據其說則食爲食
饗之食饋爲饋牢之饋言肉雖多不得過食饋之數
也古文辭當如此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其禮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按燕禮大射禮鄉射禮鄉飲酒禮
其終皆無算爵無算樂以至執燭是古禮爲然故湛
露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有駜詩曰鼓咽咽醉言
舞于胥樂兮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此以失威儀爲亂也
朱註引程子云云眞道學先生哉豈謂以獨飲言邪

沽酒市脯不食王制曰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君子所以不食先王之道為爾至於其所以然之故則葛覃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采蘋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谷風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七月詩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斯干詩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易家人曰在中饋貞吉周禮王后六宮皆事蠶織王食各有其宮至於士庶則衣服出於宮飲食出其廚皆婦女之事也此制壞而艷妻煽方處休其蠶績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然後衣服飲食有粥於市者故先王禁之君子之不食恐犯先王之制也朱子乃曰恐不精潔或傷人也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夫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先王之仁也沽酒市脯不食知其解者亦可以依於仁矣不知其解者徒使人養其奢侈之心噫又按沽邢訓賣是矣沽之哉亦訓賣朱子訓買非矣何則賣酒不食則不買也買酒不食則人買酒飲我豈可不飲乎亦非禮意也不撤薑食何註以為蒙齋文然齋豈飲酒故朱註為勝然朱子引本草姜通神明鑿矣仁齋先生以為姜

辟邪惡食中要品故與不得其醬不食同然食撤而獨嘗薑豈其然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人之性所不免也故孔子亦有所嗜然不多食所以為君子是而已矣自後世儒者論尚苛刻乃始諱有所嗜以為欲也豈人情乎如子夕嗜芰子木撤之而柳宗元作非國語引君子之齋思其所嗜之義豈不然乎故不多食連上為是何朱皆不連上作一切之解果其說之是乎則當在不得其醬不食之下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此傳論語者以解上句而後來傳寫誤入正文觀矣字可以見已且但

曰祭肉何以知其為家祭肉乎蓋泛言之辭故鄭玄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其意謂自其家祭肉而外以至鄉里所饋皆不出三日祇祭於公者較急耳此所以援以解上句也上曰祭於公而此但曰祭肉不復識別其辭不相應故知其為註解也朱子不知古文辭其為儱侗解亦宜

食不語寢不言邢疏答述曰語直言曰言朱註因之邢釋其義曰食不可語語則中中可憎猶之可矣寢息宜靜故不言也皆然何必君子已哉然若有事雖臥豈不言乎當食而人與之言豈容不答述乎朱

註引范氏作主一無適解是聖人爲道遠人也楊氏作養生解窘哉皆不知而爲之解者也益語者誨言也如樂語合語之語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然當食之時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也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誨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皆以言政事爲言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也又如雜記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可見語非答述也然是古言也非孔子之時言也琴張引古言以見孔子行之已

雖疏食菜羹瓜絕句祭必齊如也絕句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此祭字非祭祖先也祭上世始爲飲食者也舉瓜以包它菜已玉藻曰瓜祭上環又曰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俻矣朱子從陸氏瓜作必非矣陸氏所見魯論必寫誤耳孔安國魯人豈不讀魯論乎蓋食必祭古人之常何必記下文曰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此嫌於盛膳疏食敬有降差故記其意專在齊如也耳

席不正不坐是恐齋時之禮或錯簡或脫字耳何則下文明言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亦有席不正之

時也且在宗廟朝廷則豈有席不正者乎燕居不容豈必正其席乎適他人而席不正不坐則君子難為人豈有此事乎故恐是齋時之禮耳且司儀職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則禮不正其席者亦必有之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可謂任其臆而語聖人已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唯杖者是視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蓋古禮為爾故孔子行之而其禮之義不可得而知之矣孔安國曰恐驚先祖

郊特牲曰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註云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禓或為獻或為難音曰禓音傷難或作儺蓋本諸朱註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哉是其意謂先王之禮有不合孔子之心者宋儒持敬乃不合其心爾雜記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苟識此義則莫怪儺之近乎戲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遺也聘禮有問禮之重者也故再拜而送之朱註問無解但謂如親見之敬也豈謂訪問邪若徒如親見之敬已矣則斯邦他邦何別觀他邦之文則爲聘禮之問者審矣宋儒不知禮故懵憧焉乎爾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安國曰未知其故不敢嘗禮也古人解古文辭可謂盡之矣祇其辭簡奧讀者未易解已故故實也謂禮也未知其故故不敢嘗是解孔子之言也禮也者言孔子所以言者禮也醫師職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是古之藥多毒藥故鄭註曰藥之物恒多毒說命曰藥弗瞑眩其疾弗瘳左氏傳曰美疢不如惡石皆謂其毒也故古者無饋藥之禮以其毒也愼之也故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醫師職又曰凡邦之有疾病者死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豈毒而饋之乎故饋毒於人而令死古者謂之饋藥焉是所以無饋藥之禮也孔子時禮失俗變貴人聞疾或饋之藥時人亦必嘗之依賜食之禮也皆非禮也康子饋藥孔子以爲非禮而卻之不恭也不恭亦非禮也故曰丘未達也言必有是禮然丘未之聞也故時人雖

嘗而不敢嘗焉不斥其非禮而謙以己之未學既不傷其心亦不踐非禮故孔安國曰禮也贊孔子也宋儒不知之而曰禮也謹疾也直也豈不每哉且范氏曰受而不飲是解嘗爲飲可謂不知字已如下文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皆謂食其少許如嘗試然故曰先也飲食有節爲知君之賜不在我食時也豈能食而盡之哉故對使而先嘗少許以示不虛君之賜然後聚親戚以共食之以榮其賜禮必有之矣故曰先嘗此嘗亦然雖時人豈必服其藥乎亦對其使而嘗少許以示不虛其賜已

曰傷人乎不問馬朱註貴人賤畜是誠然也且家人及鄰里救火者必焦其顙爛其膚者有之矣故曰傷人乎救火者豈徒救厩而不救馬乎故不必問然子張曰陳文子有馬十乘數馬以稱富則它人或有問馬而不問人者故門人記之爾

君賜生必畜之畜以爲牲也何則蒙上賜食之文其非犬馬審矣且謂之生者對腥之言也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牲必舉牲體非特殺不可矣故賜腥而薦之以其不可以祭也故止薦之耶疏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得之朱註畜之者仁君之惠孟子斁觴佛

氏慈悲浹其肺腸哉無故不殺者謂非祭與賓客也用牲者重禮也戒非重禮而殺也豈語其仁哉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謂雖君以客禮待然必命祭而後祭否則不祭也又曰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辯嘗羞飲者先飯也俟者俟君之祭與論語同先飯徧嘗羞飲異也雖先飯而少嘗之耳必竢君之祭畢而食而後食也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此謂別有嘗羞者則已不敢嘗必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者註曰飯飲利將食也疏曰利喉以俟君也蓋謂不敢越次恣食必利喉以俟君之食也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亦與論語同已者即玉藻之俟也

疾君視之東首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是必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南牖之下本文所無也邢疏曰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是亦解包咸南牖之下耳東首終無解朱註曰東首以受生氣也果其說之是乎則雖君不視當爾受生氣何關君視乎按玉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户註鄉明又曰寢恒東首註首生氣

是寢必東首者禮也君來視之故正其禮非關疾也而寢之所以必東首者鄭玄解其義而曰首生氣也未知其說當否朱子剿以入論語註以傳會疾欲生之意可謂妄已蓋古人室制戶在東南寢恒東首者亦與居恒當戶同義皆取鄉明也所謂首生氣者漢儒好言五行之失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優在外不俟車是也

朋友死無所歸謂朋自遠方來者也斯邦之人必有親戚也古人必歸葬其鄉觀於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獨美太公者以其既封營丘不必歸葬可也季子葬其子于嬴博間亦以異於人表之也故此不曰葬而曰殯也檀弓又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殯死於我乎殯其為它邦人者審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註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非矣敬神也何則雖妻祭必拜也祭必唯祖考已哉

寢不尸居不容包咸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

是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言在內寢坐不必如尸也曲禮曰坐如尸鄭註視貌正正與居不容一類故此連言耳色咸以來解寢為臥古書固有之然此臥之容也既曰居不容居既不容臥豈有容乎故知其誤也居不容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可謂善解已勝朱註萬萬何則道不遠人聖人之道不強人以其所難久也且朱註曰居居家非也仲尼閒居今文作仲尼居居即閒居也何必加家字且居家亦有祭祀賓客之事豈不容乎

雖狎必變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雖褻必以貌周氏曰褻衣之褻可以見已

式負版者此註誤入正文不爾張公合三論時註異文者當時必朱墨別書後世混之也何則負版在凶服豈別物乎何註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是負版以下何晏不知而強為之解也凶服與吉服對即喪服也戶籍曰版出周禮小宰職然謂持版籍者為負版豈有之乎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民者君之天也君之職當然為下倣之僭也豈有之乎且途遇負版籍者何以識而式

之乎。

迅雷風烈必變。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鄭玄曰。敬天之怒。朱註因之。然以雷為天怒者古未之聞也。大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是君子象洊雷也。言其奮作也。非懼雷也。雷果天之怒乎。易曰。雷驚百里不喪匕鬯。豈不為抗天乎。說卦曰。帝出乎震。孔子間居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言神之行也。君子所以敬者。值神之行也。夫天生萬物上天之載。雷始發聲。天之仁也。豈可以為怒乎。月令曰。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疏曰。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是其義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與此正同。又曰。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頗相似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逸詩也。曰以下解詩之言。引孔子之事以解之。韓詩外傳多此類。不可疑矣。共訓拱為是。衆星共之。可以徵已。朱子訓拱執。非矣。嗅劉說

為是爾雅可以徵已舊註泥鄉黨必記孔子之行又
眼不識古書故以為有闕文不學之失也

論語徵戊

論語徵已

日本 物茂卿 著

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也朱子刪仕字非矣蓋是進士之進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士之由鄉黨升于官謂之進仕字豈可刪乎先進於禮樂

與門人私相論者有之已何晏不識其意妄謂先進後進既已以已意肆損益周禮而孔子又以不得其位而欲移風易俗妄之甚者也故朱註為得之但其引程子之言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是睹本文野人君子而合諸雍也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以為是說殊不知質謂禮樂凡言文質者皆爾故彼以人之學禮樂成德者言之此曰於禮樂曰如用之則以人之為禮樂言之蓋世人徒以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或先輩之言而孔子稱之魯先輩如臧文仲或有是言朱註為是何註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非矣所謂禮樂因世損益者開國君制作禮樂時事今先進後進皆以周人言之夫禮開國君所定孰敢損益雖孔子亦謹奉之耳中庸所言可見矣而孔子欲以區區議論而移風易俗豈有此事乎如告顏子四代禮樂及戴記所載頗有謂殷何如周何如者乃以孔子時當制作之秋故時或

爲美觀而不知其義所在務備其物以後其數鮮麗其服飾華美其器用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耀其視聽以相夸示謂爲君子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其國奢而示之以儉者則賤以爲野人故孔子曰從先進是與林放問禮本章其義相發也後世儒者不知古言以文質論之夫禮樂文也文卽中也豈有所謂文質者乎

不及門鄭玄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爲不通蓋仕乃後字之誤謂十哲不及後進之門也朱子解不在孔子之門及字不穩不可從矣蓋上章後進必有所指如

臧文仲輩而時人稱爲君子也孔子不取又言從我陳蔡者皆不及其門然其人皆可用故作論語者記顏淵以下以實之不及門者言後進君子皆既沒而顏淵輩生不同時不及詣其門以受業也

唐以十哲從祀誠失考後世乃躋四配而公之次十哲而倭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泝乎千百歲之上以黜陟之傳其道守其教吾豈敢神穆乎不言而吾任意陟降之神若或言乎其謂之何古者朝廷尚爵鄉黨學校尚齒未有外是二者而爲之序矣以己意秩其德

亦佛氏菩薩羅漢是倣已孔子坐門人侍皆以齒千載之下孰能易之夫子之神如在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也神其享乎今據家語子路少孔子九歲漆雕開十一歲仲弓冉求二十九歲顏淵三十一歲子游三十五歲有若原憲三十六歲子羔四十二歲公西華四十四歲曾子四十六歲子張四十八歲子賤澹臺滅明四十九歲閔子五十歲史記乃謂有若少孔子十三歲閔子十五歲澹臺滅明三十九歲子游四十五歲徵諸論語顏淵季路侍是顏子長季路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德行顏淵閔子騫是顏閔齒在子路之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政事冉有季路其宅或子路在先或冉有在先當是子路曾皙冉有三人同年也諸子欲師事有若年齒當尊子游薦滅明且曰文學子游子夏是子游當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子賤當畀檀弓曰有子與子游立是有子長子游仲尼燕居曰子張子貢言游侍子貢越席而對是子張長子貢也今妄意更定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十三歲字倒顏路少孔子六歲當是長孔子六歲閔子亦字倒從

史記爲是。子路少九歲。脫二十字。有若。史記爲是。子張少四十八歲。誤二爲四。子游減明。家語爲是。檀弓載曾子責子夏曰。商女。是齒當相若也。

人各有資質。雖聖人不能強之。故因其材而篤焉。及其成也。德以性殊。故有六德九德之目。材以性殊。故有四科之目。苟不殊。何以官之。天地無棄物。明時無棄材。器使之謂也。故教之方。苟不因其材而篤焉。則與官人之道相反。豈古道哉。若回也。非助我者也。亦顏子爲人沈嘿。其性然。如孔子。則微生畝譏其爲佞。不然也。是其於吾言無所不說。不與非助我者也。相

關已。後儒乃言大聰明故如愚。不知雖聖人亦性殊故也。

孝哉閔子騫。外人稱閔子之言也。而孔子誦之。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孝。外人亦以爲孝。此所謂不非間也。大氏父母昆弟。內或相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爲然也。故人多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孝孚於邦。故外人稱其孝。而不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仁齋以間爲讒。亦不知孔子之於弟子。不容稱其字也。

南容三復白圭。柳詩也。不言柳而言白圭。其所三復

唯一章已
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古之道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朱子曰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此誠然然孔子行古之道者也古之道是不問一歸諸孔子不知孔子者也
天喪予朱註悼道無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何能以一人為乎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不爾子路之死天祝之嘆其謂之何何必謂公羊皆妄乎

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非之者哉非字正同言二三子聞厚葬必咎孔子之不能止也二三子指門人在宅邦者也蓋孔子自悔其不痛禁厚葬也或疑聖人宜無悔殊不知悔之者哀之深也人情之常也舊註謂非我之罪也顏子門人之罪也大失孔子口氣
事鬼神之道孔子何嘗不言嘗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也至於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所以不告者蓋子路之心在知鬼神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抑之也子路果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蓋死者不可言者也夫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孔子未死子路未死段使孔子言之不能俾子路信子路亦不能信是無益之事也故孔子不言焉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它日宰我問之則言之易大傳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聖人不知鬼神不知死則安能制作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言知生則知至焉宋儒紛紛欲以理明之其說終歸無鬼矣務騰口舌之失也仁齋輩又因此而疑繫辭詆三代聖人可不謂妄乎且其言曰鬼神非所以為教也夫聖人以神道設教鬼神豈非所以為教乎蓋其人亦以騰口舌為教故有此言陋矣哉

不得其死然邢昺曰然猶焉也得之羿奡不得其死然可以徵已

貫事也釋詁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舊例也魯人為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也故魯人別作長府舊例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閔子云爾其後蓋有灾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理非也如左傳載子貢懸斷魯定邾隱之死亡而仲尼曰賜不幸言

而中。是也。皆謂其言有驗也。如射中正鵠。亦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如動容周旋中禮。亦暗合於先王之禮也。如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亦古聖人之道有倫有慮有清有權。而其所為暗合也。如刑罰中。亦謂古典也。理在我。思而得之。豈得謂中乎。是皆坐不知古言已。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中庸以北方之強為子路之強。可想其為人矣。子曰。由也升堂矣。於是乎益知後世變化氣質之說。每已升堂入室。蓋古言。朱註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段使變化氣質果為聖門之學。則豈足以為一事之失乎。且正大高明精微之奧。徒以虛字形容之。而未詳言其何所指焉。仁齋懲理學而惡精微之奧。代以從容自得之域。善人不入於室。豈從容自得之謂乎。是皆不知而為之解者也。益身通六藝而其材足以為大夫。是升堂者也。通禮樂之原而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夫身通六藝。德以性殊。雖殊乎皆足以長民。苟能長民。則謂之升堂。不亦宜乎。仁齋又曰。聲音之失微矣。既曰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則豈

特聲音之失乎可見逐文為解者其言支已
師也過商也不及如堂堂乎張也可者與之其不可
者拒之可以見已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中庸豈以
名道乎
季氏富於周公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之
也當是時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魯公豈
足言乎魯自宣公稅畝而季氏之二適與周公之富
相當而又大夫不具官則季氏之富過於周公全魯
之時矣或曰周公非且也謂東西二周公也以諸侯
之卿而富過於天子之卿亦通季氏至附益之十七

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在中古文辭宜若是
乎爾朱註貶冉有至矣仁齋先生曰冉有以政事所
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
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
為之散粟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
之所以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
冉有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
可惜乎可謂善解論語已然猶有言焉蓋唐宋以後
世熟政事之才矣世之言政事者知而無不言為宰
相者知而無不為殊不知政事有先後之序緩急之

施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可以見古之道已當是時冉有之所先未可知矣然必別有所先而未暇及賦稅也而孔子以此爲急則冉有可謂過已其實豈有聚斂附益之心乎然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是所以歸罪於冉有者所以警季氏也首以富於周公起端可以見已

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子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是皆未得其解者也何則邪辟便辟豈子張而若是乎果爾孔子何曰師也過乎趙岐註孟子曰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爲人蹉跎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樂記曰齊音敖辟喬志蹉跎一足行貌譎詭謂不拘常度也以此合觀則子張有好敖之失也由也嗲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嗲邪昺曰舊註作呿嗲字書呿嗲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强常呿嗲失於禮容也今本呿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朱註乃云粗俗本諸諺俗語也則鄙俚之義也子路升堂豈容以鄙俚品之乎且況嗲諺字殊乎大氏此章與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者殊焉彼稱諸外

故揚其善此稱諸內故言其失以使自知之或使朋友傳之耳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原道何足爲據

回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典也左傳諸書可以徵已孔子告以四代禮樂亦可以徵已顏子不幸短命而死孔子之言不驗故魏晉間王弼何晏更其訓而謂庶幾聖道失於古言非矣是孔子語其常已雖不驗而猶驗矣且以賜不受命並言可以見已有必典之德而屢空此不欲小用其才故也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殊不知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焉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喜用其才也億則屢中喜用其智也喜用其才智者不及顏子也顏子雖屢至匱乏而必將興子貢則用其才於治生雖不受命而不至乏絕是其所以殊也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稱故孔子嘗以孰愈問之此章亦並言者其故爲爾殖升庵以爲與貨通引考工記說文毛詩註韓文然中庸曰貨財殖焉則其說非矣

世人不識善字是後世佛氏言善而人狃其說一聽

善則輒作佛氏之解故朱子謂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仁齋曰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皆為未識善人之解孔安國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此漢時猶不失古言矣蓋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者之迹王迹蓋先王禮樂有所以統理天下者存焉是王者已行之舊迹故謂之迹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言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如大王肇基王迹言至大王而始踐古先聖王經營天下之迹也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能入聖人之閫奧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管仲輩亦有其道故子張以善人之道為問如孟子可欲之謂善亦謂其為天下之人所好也五霸假仁故置諸信之下大氏後世說古書皆作窮措大解可笑之甚

論篤未得其解何註謂口無擇言朱註言論篤實豈其然按諸史籍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歟豈知其為君子者為色莊者乎與答子貢問

鄉人皆好之同意古註以爲善人之事失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大戴禮虞戴
德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
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孔子
蓋以是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朱註因之然此不徒相失而已蓋顏子故在後以護
孔子蓋鬬也故及其至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包咸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是
徒解文句耳蓋顏子不言其鬬以護夫子而曰夫子

無恙回不敢鬬一以無伐其勞一以安夫子之心謝
然君子之言也故記焉曰死者皆謂犯死也如史殊
死戰也朱子不知古言懵憧哉且顏子方其後之時
豈知子在乎故知是與孔子相見之言也且所謂夫
子不幸而遇難必捐生以赴之矣是豈待遇難之後
乎亦豈翹顏子哉餘子皆能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胡氏動作其春秋之解何必然
再以子爲異之問異問也與子亦有異聞乎
之異同矣朱子訓非常非矣
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長曾子六歲齒甚卑而學

未成故云爾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書謂尚書孟子盡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書道政事故子路云爾後世以爲黃卷都名不識古言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乎爾語助辭朱註以汝解爾失古言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是豈以汝解乎如或知爾爾汝也勇且知方何註方義方朱註方向也何註爲勝義方出左傳謂爲人下之道各有所守不可轉易如方隅然方主於義故曰義方易曰義以方外是也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古人之解可謂善得其態已朱子不用之希訓

間歇主一無適錮於中耳孔安國又曰鏗者投瑟之聲朱子非取亦謂不敬邪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撰具也爲政之具易韓康伯解數也仁齋曰猶言素蘊非矣蓋古言猶言三子者之道也孟子曰爽小數也孔安國孝經傳曰廢此二義則萬世不悛父子相怨其數然也又曰孝者德之本數之所由生也是安國韓康伯所謂數者可以見已亦當時之言也按曾點浴沂之答微言也後世詩學不明故儒者不識微言勘得其旨者惟曾點有志於禮樂之治見于家語是必有所傳授矣孟子稱點狂者其言曰古之人古之

人其志極大有志於制作禮樂陶冶天下何也所謂古者豈非三代之盛時乎大者豈非治天下乎外此而語大非老莊則理學也然制作禮樂者天子之事革命之秋也故君子諱言之顏子問為邦可以見已且公西華謙于禮樂而曾點承其後則不容言禮樂且其意小三子志諸侯之治也而難言之故不言志而言已今之時也是微言耳夫子識其意所在故深嘆之也觀其鼓瑟希則久已思所以對也枝瑟鏗爾原思備錄其英氣勃勃不可遏者狀也暮春者春服既成數語高朗爽快超然高狂者之象也大氐孔門諸子穎利不可當觀子貢答為衛君之問者豈尋常之人哉然朱子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固其家學仁齋乃言有唐虞三代之民含哺鼓腹各遂其生氣象則老莊之見矣蓋曾點所志乃伊呂之事方其未出則釣渭耕莘若欲終其身者也待明王興而出出則道大行於天下制作禮樂以陶冶天下焉是其志安可言哉且孔子其人也故不言其志而言已今之時則志自可知耳比諸南容則曾點大穎利南容所言亦曾點之志但露其機故孔子所以不對也曾點穎悟以不言而言之所以深

與之也又觀於季氏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此必其喪不中禮與無喪者同已故曾點之歌所以諷刺之也此皆狂者之事其作用與尋常迥異焉或曰果若子言孔子使言志而曾點不言是宜若不祇孔子之命然曰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人父子豈後世尊師道者比哉觀於子路有是哉子之迂也及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可以見已不啻此也觀於堯舜禹皐陶吁咈俞于一堂上者則師弟子之際可知也已古之道也

克已復禮者納身於禮也為仁者行安民之道也非謂克已復禮即仁也欲行安民之道必先納身於禮而後可得而行也脩已以安人及中庸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而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皆是意古昔聖賢相告戒皆不過此意而顏子於為仁之方不待教而知之故孔子以此告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言苟不脩其身則雖行仁政民不歸其仁是顏子才大故以行仁政於天下言之故曰天下歸仁門人問仁唯於顏子子張孔子以天下言之二子才大故也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言雖行仁

於彼而行之在己故不脩身不可以行仁也觀由字則克己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審矣左傳曰克己復禮仁也古書之言有若是者孔子特加為字可以見己馬融曰克己約身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訓己為身與下文由己相應約身如約我以禮觀於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復禮之外更無復克己者章乎明哉宋儒析以為二可謂謬已勝私欲而復天理浮屠之遺習與斷無明証眞如何別乎且訓己為私欲未知何據又不與由己相應凡言禮者皆先王之禮也豈容以天理解之乎如仁齋以舍己從人解克己亦強己舍己豈得謂克己乎朱註復反也本諸孔安國然至於以復初為說亦老氏之意不可從矣孔安國之意如反身湯武反之之反蓋禮在外反之於己而踐之猶之可矣然言可復也復訓踐故不如訓踐之勝也如克敵戰克固訓勝然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飲酒溫克子克家豈容訓勝乎克家者謂治家而家莫有不可制者也克己者治己而已莫有不可制者也故馬融訓約身莫以尚焉謂檢束其身也非禮者謂似禮而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以見己朱子外先王之禮而別以天理

之節文爲禮仁齋亦取諸其臆皆可謂非禮已學者察諸仁齋又曰能汎愛人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矣淺矣哉子弟之行豈可引乎

出門如見大賓言政莫非王事也使民如承大祭言民莫非天民也二句言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敬行仁之本恕行仁之要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是也君奭曰在家不知可以見已二句行仁之效或以在邦在家爲仲弓在邦在家非矣克已復禮與此章皆古語故皆曰請事斯語孔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可以見焉按仲弓南面之器故孔子所告諸侯之仁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與克已復禮同而彼舉其全此提其要至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顏子不須告天下歸仁與在邦在家無怨其言效者亦有廣狹之異此仲弓之所以不及顏子歟然如朱子以乾道坤道解之鑿矣又有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傅會此章者易語臣之道而此語君道且義恕不同皆妄言已

孔子答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訒邢昺引史記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孔子答之以此是誠聖人善誘也朱子曰仁者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

得而易者是自其心學之說不可從矣段使其心常存不放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者乎仁齋曰仁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亦未免窮措大之見矣蓋仁者安民長人之德也仁人者以此為心者也民與人亦衆哉為此則害彼施彼則此怨人與人相因時與事相推我謂是足以利民而為之而害生於吾所不知者不勘焉故仁人之為仁每難之佞者則否取其可言而言之不復問其所為何如故其言每可聽而害乎道此巧言所以鮮仁也而為之難言之詔以此

君子不憂不懼仁齋曰非仁且勇者不能是本諸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謂奪席之雄已然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孔子言而孔子解之此外復何言舍此而作解此豈欲勝孔子而上之邪夫君子成德之稱也德成於已故內省不疚其意或謂仁者勇者皆成德之稱皆君子也則孔子何遺知者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司馬牛憂桓魋之將為亂出於孔安國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乃曰司馬牛實無兄弟是其人不學詩故不知言語之道也有兄弟而曰無言語之道為爾且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若僾牛實無兄弟是言何所關涉也且憂者憂未然也甚哉仁齋之不識字也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可求也朱子曰命稟於有生之初泥矣凡言命者以其來至為言者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豈稟於有生之初哉如天命之謂性則語性故謂之稟於有生之初可也謂命必稟於有生之初者其究必至於廢學違道不可不辨敬而無失無過失也朱子以不間斷解無失以有節文解有禮是自其家學不可從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朱註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然古言皆以淺為膚馬融得之邢昺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朱註譖毀人之行也愬愬己之冤也蓋愬己之冤者必兼譖人譖人者不必皆愬己之冤朱註得之明者為人上之德也故古言明者以為人上者言之此章是也朱子以為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此自後世明理之說與而人昧古言故或疑此章之無味耳大氏人君喜察察之明者必疑其大臣而不任以近習為其耳目古今通弊也故孔子以不蔽於近臣為人君之明可謂萬世之至

言已浸潤之譖謂之巧者也膚受之愬恃寵者也受寃之淺亟愬諸君押恩所使也近臣不押恩不得用其讒人君之明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正與此相表裡蓋不敬大臣則下伺上意結交近臣明之所以蔽也既曰明又曰遠者書曰視遠惟明子張蓋問書於孔子也夫所以不能視遠者蔽於近故也大臣得其人則九牧而萬國如綱舉而目張如以臂使指也不然而欲燭萬里之外豈可得乎庸君則疑大臣而任近習遠之所以不燭也是視遠之道亦在不蔽于近耳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子貢為邊邑宰而問政故孔子告以此民信之者言民信其為民之父母不疑也是非由足食足兵而信之然非足食足兵則民亦不信之故足食足兵在前耳民無信不立者上無信則民不立也為民之父母仁也上仁而民信之是信之在民故曰民無信不立其實信者上之所為也孔安國曰治邦不可失信得之矣不立者民心動搖無所措其身也朱子曰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是不得其解而動為五常之說經生哉仁齋曰教民以信講師哉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朱註謂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析爲二句非矣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無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言文之可貴也言苟以鞟則虎豹猶犬羊也上下意殊竝註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是作一意相承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子成之意而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子貢之意也然子成分明責質故何註非矣朱子曰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是朱子不知言語之道吹毛求疵仁齋曰夫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文者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郁郁乎文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尊卑各有等威謂之文也非文質彬彬則不可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是與其子生議論大殊豈欲殊朱子爲其病根邪夫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質彬彬然後君子及此章皆以質行禮樂對言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則君子之所獨其義甚明矣夫文一而已皆對質言之豈有所謂文

質適均之文者哉後儒昧乎古言乃欲就禮樂上分文質是古書所無妄之甚者也仁齋又踵其誤而謂此爲文質適均之文彼爲對質之文其人嘗譏宋儒有理之命氣之命而今又倣其尤者何哉至於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言最可笑之甚夫文者禮樂也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人之道也君子治人者也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文而已矣徒以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則孔子何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中庸何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乎年饑用不足哀公之意言其所以自供不足也有若

以爲所以振濟民不足也是用字哀公以其好用言之而有若以國用視之故曰盍徹乎魯自宣公稅畝則民習於二者久矣今值年饑而復徹則民不困於饑也及其曰二吾猶不足而有若悟哀公之意故言君民一體之義以喻之爲其國君而忘民故也不爾問答不相應豈不誠迂乎舊註皆不得其解矣古註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貢助豈不爲天下之通法乎仁齋曰通貢助二法而用之故謂之徹亦非命名之義蓋夏貢殷助周兼用二法而皆通耕均收故謂之徹耳夏貢殷助不必皆通耕

均收而周劃通耕均收之制是周制所以益詳也楊氏之言朱註收之雖非有若盍徹之意所謂一徹而百度舉矣者亦至論也蓋周禮壞而徹廢何則量入以為出什一之稅僅足以行周官之制度耳

崇德俾德崇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主之云者以此而學也古之學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之則也戴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曰徙義皆加之以學是主字之義也學而曰過則勿憚改亦徙義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之情也非惑詩曰君子萬年又曰投畀豺虎可以見已宋儒以欲生欲死為惑是佛老之見耳又昧乎惑字之義矣惑者無定見而為人眩惑也善人當愛不善人當惡是其人之善不善素定然嚮所愛之人今則惡之是我無定見而為物眩惑故孔子極言愛惡之至以明之愛之甚欲其生惡之甚欲其死是愛惡豈可遽變乎可見其為物眩惑是孔子之意也後儒昧乎辭而不得其解以陷於佛老悲哉誠不以富二句程子以為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今從之

片言可以折獄蓋古語也孔子誦以美子路片言者聽訟者之片言也朱註得之古註謂不具兩造豈有

聽訟而不待兩造者乎可謂謬矣子路無宿諾古註宿猶豫也如預約來年是也事不可豫知故無豫諾欲不爽諾也朱註宿留也迫急之甚是自宋儒之見耳此因唯恐有聞而生此解然學問之事自不與已諾同也

聽訟吾猶人也聖人之不貴聽明也必也使無訟乎言若必欲見我之材則使民無訟是或可能若聽訟則非我所長也蓋世貴才譜以善聽訟誇其能者有之然人之情僞萬端訟之不易聽必欲於此見其長則其害有不可勝道者故孔子云爾學者多昧此二字之解

王肅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似小失矣居者如居仁之居身居於政也謂視政如其家事也是以心言之忠者盡己之心黍曲詳悉是以事言之仁齋先生曰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恕宥使其不終爲惡人有味哉其言之學者忽觀此章必欲沮壞其惡是見一生所見無善天下之人皆惡人則其人一生以沮壞人事爲務是聖人之心哉

朱子之解或有是弊學者察諸

苟子之不欲公綽之不欲皆謂廉也猶言無欲古言爲爾不知者乃謂不欲與無欲殊矣故詳諸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在上之稱小人謂民古書每然德字如民德歸厚之德謂自然有若是者也如其它三達德六德九德雖與是不同亦當由此轉觀庶可以識古言已

聞達之分聞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也達者主我道之行於世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朱子以忠信解之似而非矣好義不苟阿也察言而觀色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也慮以下人慮者謂用心委曲也皆有遜志柔順意雖不矯飾不苟阿而亦必柔順謙卑乃達之道也辟如風乎巽以入是以達於宇內而莫之能遏焉如亢簡絕物雖質直好義乎不能達也色取仁者唯顏色學仁者也取者謂取之於仁者也行違者謂行與顏色違也仁齋謂行實違其本心非也蓋其意謂色取仁者亦非有意於為不善矣但其學仁而不得其道故唯以善顏色而其所行非仁乃有違其初心是亦善得孔子言之之意矣然是與靜言庸違義同則不得於辭者已居之不疑是又色取仁

者之所以聞也久假而不歸有似其有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門人詳錄是者何謂也樊遲聞夫子之教而謹錄焉書其地者謹之道也且古者侍於君子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見顏色者見顏色之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見夫子之暇而愉也故問其所欲問尊師之道也且古者君子惡舉人之過而欲聞其過惡舉人之過也弟子有問於稠人之中則師或不介其過焉故弟子欲聞其過者必於無人之處焉如舞雩之下是也非不欲暴己之過也恐君子之難言之也學之道也夫子善其問朱子曰善

其切於為己是或然矣然以樊遲之難問故夫子樊遲之史之亦善誘之道也樊遲錄而地焉後君子從而弗削焉其諸以是乎崇德脩慝辨惑蓋古書之文也先事後得朱子曰猶言先難後獲也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為是朱子以得為効辨見于上大氏古人所謂學在應事接物之際而非如後世動求諸心者故謂之事可以見已以得其報為心則必有作輟德之所以不崇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唯其心之所嚮而慝可見也惑者知為物奪也一事輕而身與親重凡人所見之常皆然有時乎一朝之忿忘其身

以及其親者非知爲物奪邪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謂仁人也蓋仁爲安民之德然徒以安民爲仁則小子欲爲仁而不可得焉故告以仁者之愛人也知人亦謂知者也知者之事豈止知人哉然徒求於廣遠則非所以便於學者焉故告以知者之知人也然孔子所謂愛人亦謂能成其愛也則安之也知人亦謂能成其知則用之也後儒泥孟子而以惻隱視仁以是非視知動求諸心故言愛而不及安之言知而不及用之愛不能成其愛知不能成其知以貽有體無用之誚者乃坐溺乎流而昧乎源是以不識古言失於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舉直錯諸枉蓋古語言積材之道者也直者材之良者也枉者材之不良者也謂舉直而措之乎枉之上枉者爲直者所廢而自直也以木材之良不良喻人材焉不厭曲直豈足語皐陶伊尹乎且衆枉豈可悉廢乎不仁者遠矣朱子曰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所謂使枉者直也得之但樊遲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未遠朱註以爲疑仁知之相悖仁齋先生曰知人以下專言知之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夫子之所答子夏之所述皆在於知矣遲初非疑仁知之相悖夫子

亦非兼仁知而言也為是如朱子富哉之解失於巧矣樊遲蓋疑人之不可悉知也猶如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也能使枉者直樊遲未之信所以問子夏也子夏引舜湯之事以証之已大氏後人以知人為知人之賢不賢殊不知聖人之意唯言知賢人也唯賢人為難知焉非知者不能知之矣故以知人為知者之事學者思諸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仁齋先生曰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俟其自悟有味乎其言之矣人多以為交於是乎可絕矣小人哉

以文會友古者宴會皆用禮樂文者禮樂也友直友諒友多聞所以輔仁也不言輔德而言輔仁是道也者先王之道也而學者依於仁

論語徵已